蟠虺



○ 刘醒龙　（连载 22）

晚餐时，一家人坐在一起，安静说起下午去超市购物，看到一辆挂北京车牌的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与一辆公交车发生擦碰的事。黄鹂路上的车祸多，大家本来已习以为常，就因为挂北京车牌的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的司机说了一句，整辆公交车还不够赔他车上被擦掉的一块油漆，将公交车上的乘客和围观的人惹火了。除了用惊世骇俗的武汉方言大骂，还有人故意用小刀在挂北京车牌的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车身上刮，说是要看看这油漆是不是外星人刷上去的。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总会有某个话题。

安静说的话，郑雄当然要捧场，他刚说，哪怕这起事故是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的司机负全责，也不应当再去伤人家车上的油漆。曾小安就顶了一句，说他心里肯定很想弄一辆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坐坐。好在郑雄在口角之事上，一向让着曾小安，无论她怎么说，都能笑脸相向。

见母女俩杠上了，曾本之就打圆场。

曾本之说："那些闲话就不要说了。你们先将屋子收拾一下。一会儿客人来了，都陪着一起坐坐，可能有你们喜欢听的喜事。"

安静说："你越说越起劲，像是千真万确的。"

这是曾本之第一次卜卦，安静说什么也不相信。

在这一点上，曾小安与安静完全一致，丝毫不相信有灵验的可能。

曾本之也不多说，吩咐过了，就回书房，用百看不厌的眼神盯着黑白照片中的曾侯乙尊盘。

安静几次进来，甚至将椅子搬到身后，要他坐着看，长时间的站姿不适合他这种年龄的人。曾本之勉强坐了一会，又站起来，仿佛只有与曾侯乙尊盘面对面，感觉才会好一些。

晚上九点三十分，门铃响了。曾小安走过去拿起对讲机，听清楚是郑雄的声音，她一个字也没多说，"嗯"了一声后，左手按开门的绿键，右手将对讲机挂断了。

门铃响时，全神贯注凝视曾侯乙尊盘的曾本之几乎没有反应。等到曾小安挂断对讲机，正要回自己屋里去，他才走出书房，站在客厅正中央。

曾本之说："客人来了！"

曾小安听到这话时，故意做出一个很不屑的表情。

曾本之马上加重语气重复一句："客人来了！"

这第二句话，连安静都被惊动了，她捧着湿淋淋的头发，从卫生间里出来："你没发烧吧，这么晚哪来的客人？"

安静还没来得及用手试试曾本之的前额，郑雄和关书记已出现在客厅里。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安静和曾小安各自惊叹了一声。

关书记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消解尴尬的办法："是不是好久没见面，发现我变成老帅哥了？"

安静望着曾本之笑一笑，又望着关书记笑一笑："说出来只怕关书记不相信。曾先生刚才在家里卜卦，说是晚上有客人要来。我和小安说什么也不相信。没想到应验在你的身上！"

这时，楚楚从儿童房里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块识字板，大声说："外公说了，不管是哪里来的客人，都要让我监督考试，不认识这些字的人就不能进我家的门！"

楚楚拿着的写字板上写着三十种青铜器：

鼎、簋、甗、簠、匜、彝、罍、尊、盘、觚、觯、矗、觥、卣、爵、戟、剑、钺、铙、钲、镦、铎、钩、铃、锸、耨、镰、耒、耜、镈。

关书记在文化厅当官，不管有多少俗务缠身，每年陪客人去博物馆的次数，少说也有几十次。经常旁听专家解释，也听讲解员介绍，真到了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这些青铜器名称念出来时，他有些不敢张嘴。就像文化厅下属部门单位的许多人，看着眼熟可就是叫不出名字。

楚楚写在写字板上的字，关书记有把握念出来的不到一半。他只好解嘲地对楚楚说，自己今天来就是专门向曾先生学习的，希望楚楚不要将迟到了几十年的老学生关在门外。

楚楚就说，看在关书记年纪太大的份上，自己先教他一遍。说着就一字一声地教关书记念那三十个字。念完之后楚楚还警告他，下一次来，自己是不可能再开后门的。

关书记在沙发上坐下来后，安静将卜卦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从听安静说话起，关书记就直盯盯地望着曾本之，好像安静说的那些都是现编出来的笑话。郑雄也是如此看着曾本之，不过他相信安静所说的都是真的，因为，在银行做了半辈子现金出纳，早已形成一就是一、决不能说成二的习惯。

听安静说，卜卦的时间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关书记更觉得难以置信。

组织部部长原本约好八点钟与他们面谈，因为省委常委会一时半会散不了，临时改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出面，宣布由郑雄出任正厅级的青铜重器学会会长，正式文件还需要走程序，比如召开青铜重器学会全会，让到会代表投一次票。在全会召开之前，继续由曾本之担任没有职级的青铜重器学会会长，在这个过渡时期，文化厅副厅长职务暂时还要挂着。常务副部长又用半小时讲了青铜重器学会不升格，只是青铜重器学会会长高配的重要意义，并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今后相关工作提出一些要求。重中之重是要求郑雄在青铜重器学会与楚学院互不隶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等复杂关系一时难以理顺之际，遇事多向"老省长"请示汇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常务副部长貌似随口地说，"老省长"卸下常任之职后，这两年的工作担子比先前更重，工作热情也比先前更高。"老省长"主动提出任名誉会长，这是天大的好事，能使青铜重器学会的工作更方便开展。事实上也是这样，青铜重器学会还没正式升格，"老省长"就在东湖宾馆里面弄到一栋别墅作为办公地点。常务副部长没有谦虚，他实事求是地将面前那张纸上的文字念了一遍。大意是说，青铜重器学会的升格是全省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让青铜重器走出博物馆，走出历史教科书，真正成为时代重器。念完后，他还议论了一通，因为自己实在不懂青铜重器，所以无法想象，早已退出日常生活的青铜，如何在铁器时代和塑料时代之后的电子时代，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重器。

（未完待续）

星空与半棵树



○ 陈彦　（连载 100）

包括南归雁让他必须进城与老婆团圆的语气、神色，都让他心里打过咯噔。难道杨艳梅有啥问题了？他从医院出来，又给她拨了电话，没人接，她几乎永远都不接，总说有事或在静音上。他就发信息说自己已到县城，问她和孩子在哪里。过了许久，她倒是来了，却说爸妈把安妮带回老家了。他委实有些不高兴，让把孩子带回去看看爷爷奶奶怎么都不行，他娘一提起孙女就抹泪。但他还是忍着，没有表现出过度的不满，有更多人心疼孩子也是好事。

大过节的，杨艳梅没有问他吃饭没，也没把他朝家里带，两人就那样随意走着，来到了河边。他能感到她对他的态度，不是一个冷若冰霜可以了却的，甚至有点急于摆脱却又难以开口的无奈神情。

今天进城，他还有意理了发，穿了最好的 T 恤，给皮鞋打了蜡。当然，那蜡也实在不该打，当下打，光鲜得比新鞋还新，过一阵，就成灰老鼠皮色了。好在脚掌底下已断裂的那一块看不见。他倒是给女儿买了一双新皮鞋，还是红色的。女儿从小就爱小红鞋，可杨艳梅用鼻子哼了一下说："跟人造革的差不多，谁穿？"

在河边轧马路的情侣很多，他突然觉得自己跟人家哪儿比都更像一个"乡棒"。只有仰望天空，他才能找到一点做人的自信。因此，他还故意多拍了几张月亮在云霞中穿行的照片，也是为了消除两人之间的尴尬。

他们在石头上坐了好久，杨艳梅一个劲地看表。看表这个动作在这时给他输送的全是快结束吧、一切都该结束了的信号。

"你有事吗？"他问。当然，不仅仅是发问。

她随口回答："要上夜班。"

他实在是有点忍无可忍了："你好几天都没上班了，今天上啥夜班？"

她就生气了："你调查我?哎，安北斗，有没有搞错？我上不上班你管得着吗？"

"你是我老婆，我不该问吗？"

"你凭啥到单位去调查我？"

"谁调查你了?我来县城你半天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我不到单位找还到哪里找去？"

"我给你说了有事。"

"都在过节，有啥事？"

她嗵地站起来喊道："我有啥事还让你管？"

"我们是夫妻，我为啥不能管？"

"你也配说夫妻？"

"哎杨艳梅，啥意思？"

"没啥意思。你就好好给人当狗尾巴蹲坑、盯梢吧，我陪不起了！咱好说好散！"说完，她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就要离开。

他一下挡住了去路："哎，杨艳梅，啥意思？"

"没啥意思，好说好散，就这！"

他看她去意已决，加之身边有好多人都在朝这边瞅，也就放她走了。

他突然想哭，但没有哭出来。他只能再次把脸面仰向星空。

月亮这时已完全在夜色中亮如银盘，十分称职地扮演起了中秋之夜象征着一切美好而团圆的主角。

47　黑洞

杨艳梅哭了。她的眼泪无疑还是为安北斗抛洒的。虽然她已深深感到了与安北斗之间的距离，但这个男人并未伤害过她。她甚至还找不到更正当的理由来与他分手。可分手又势在必行。

一切都得从端午节那一夜说起。她与储有良将舞步终止在床前时，本来她是想去宾馆陪丈夫安北斗的，谁知他竟然又背着长枪短炮，上山看他的死星星烂月亮去了。她真的很生气，突然觉得这个男人的确是一无是处。一辈子只操心虚无缥缈的天空，是多么不靠谱的活法呀，将来的出息已经可以想见。就像她妈说的，到老了只怕混个副镇长都得挣尿血。话虽难听，她也似乎越来越认同这个预判。当初恋爱时，不正是喜欢他追逐星空那种忘我执念的"不同凡响"吗?怎么今天仰望星空又让她如此恼火怨恨，甚至倍感难堪了呢?自打进县城后，她就突然觉得在小镇那些年简直是白活了。除了晚上跟安北斗上山望星空，还真没个快乐的去处。他们在山上野营、野餐、野合，那在小镇，就是一种高级、一种档次、一种超凡脱俗。而在县城，好玩的去处遍地都是，人也生活得极其实际。她爸的朋友圈就是局长、县长们，外带各种能大把花钱的老板。在一起说的也是官场、商场、情场。她爸虽然有她妈死死管着，极少开"荤"玩笑，其他人可是放纵得让她有时听着都脸红。昔日小镇生活，在这个圈子的眼中，不是"地狱"，也是"炼狱"。开口闭口都是某某某也熬穿头调上县了。每每在这时，她脑子嗡地就闪出安北斗来。他何时又能熬穿头呢?关键是也没想朝穿头地熬，那副模样，身上迟早挂满了观测仪、照相机，真是活像一个怪物了。

（未完待续）

耶路撒冷



○ 徐则臣　（连载 92）

贾凡将打火机伸过来，杨杰摆摆手，没胃口。"崔老师打我手机，"贾凡说，"杨哥，我也没办法。"

"该这样，有一说一。"既然问了，撒谎罪更大。杨杰把烟扔进杂货铺门前的垃圾桶里。"车开过来。"

晚上他们没在老歪杂货铺住，崔晓萱执意要回鹤顶，理由正当：回来先看父母。其实是存了小心眼，在她看来，婆婆比姑妈对她更好。婆婆是北京人，姑妈是淮海人；北京人对北京人好，胳膊肘都是往里拐的。杨杰还没见过哪对婆媳的关系好过母亲和崔晓萱的。

杨杰母亲姓李，鹤顶人叫李老师，至于李什么，年岁太久忘了。杨杰母亲还在干农活的时候就被称作"李老师"，因为有文化。1968 年 4 月，清明节刚过，鹤顶最大的码头上出现四个知青。他们顺水而下，从北方来，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四岁。四个人提着被褥和脸盆，到鹤顶县边上的棉花庄报到。十七岁的那个是姑娘，下了船就去国营的向阳理发店剪了头发。她让理发师剪得短一点，再短一点，她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头发短了，就可以把梳头的时间省下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一短再短，这种刚过耳垂下方的短发，在鹤顶被称作"二道毛子"，只有结了婚的妇女才剪。头发短了，人就显成熟，棉花庄人就不敢贸然认为她只有十七岁。也因为头发短，你就不敢怀疑她见识也短，她能用一口北京话连着背诵二十多首毛主席诗词，中间不打磕巴。之前棉花庄人没人当面听过北京话，现在有人带来了首都的声音，而且上来就是老人家的诗词，全村人立马肃然起敬。村支书兼村革委会主任习惯性地叫她小李，第二天把"小"字咽下去，叫"李老师"。在棉花庄，有学问的基本上都在小学校里，所以支书兼革委会主任习惯性地叫她老师。领导都叫李老师了，村里人不敢造次，也跟着李老师这个李老师那个。

另外三个年纪稍小的男知青和女知青，分别从天津和石家庄来。李老师是领头的，年龄摆在那儿，更重要的是，她从北京来。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棉花庄人想想都觉得振奋，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啰彩云把路开，一条金色的丝带，把北京和棉花庄连起来。村支书兼革委会主任希望李老师进学堂教孩子，那活儿干起来不累。李老师不答应，你们可以叫我李老师，但我不会去教书，我要下地干活儿，有棉花摘棉花，没棉花插秧割麦子，我还要种玉米、大豆和高粱，我要在农村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吃最多的苦，干最重的活儿！村支书想，那好吧，打压革命积极性是犯法的。

李老师在棉花庄的头两年，的确是以一块好钢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话少，闷着头干活，那股咬牙切齿的劲儿，简直在跟土地复仇。看得棉花庄人都心酸，纳闷这女伢子是不是家里遭了事。关心她的人问（这其中以杨杰的奶奶问得最勤。李老师住杨家隔壁，老太太隔着墙头经常看见她坐在屋门前的马扎上发呆），她不说；的确也没什么事，大队部专管邮件收发的陈会计向村支书报告，李老师只往北京寄信，没见北京回她信，要有事，就算不拍电报来，信件起码是有的。陈会计常年跟钱财和数字打交道，心细，自信哪怕公社里的邮递员交给他一只苍蝇，他也不会让它飞掉。又一年过去，李老师两手两脚都长满了老茧，农活儿里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连赶牛套车扶犁都会了，两里地长的麦趟子直三次腰就能割到头，比棉花庄人还棉花庄人。这时候，她突然感到了累，脾气开始变坏。

石家庄那个比她小半岁的女知青回老家探亲，走的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后，人像林黛玉一样捧着心口窝，从印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黄军包里摸出一张河北省人民医院的诊断书。主治医生的签字十分沉痛：窦性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建议立刻回家调养。石家庄的女知青留给她三卷本的《艳阳天》，拎着自己的柳条箱上了船，原路往北走。

比她小四个月的天津男知青过去两年一直喜欢她，有一回喝了点酒，在玉米地里想抱她，被扇了一个耳光，从此像只瘟鸡，头低毛耷，见她就躲着走。这一年除夕夜，他偷了邻居一只鸡，拿盐水煮了，躲在自己屋里喝酒，一瓶粮食烧酒下肚，头抬起来了，腰也挺直了，踩着小雪出了门。他本来打算破门而入进李老师的屋里，半路上见到棉花庄新寡的媳妇金枝，两只手没来由就伸过去，把金枝拖进了麦秸垛里。要在平常也没事，半夜三更谁会往麦秸垛里看呢，偏偏那晚是除夕，爆竹声声辞旧岁，一个二踢脚落草垛上，把麦秸点着了。火烧在那头，天津男知青抓着金枝在麦秸垛肚子里忙活，只觉得浑身淌汗，以为动作大热的；耳边哔哔剥剥地响，以为是人撞击了麦秸，头上的血管也在乱蹦。等他们听见救火的队伍围住了麦秸垛，身上忽的一冷，有人扒开了麦秸，马灯照见了他的白屁股。

事后他坚持说，有人操纵了他的手，要不他怎么会把一个嫁过人的女人往麦秸垛里拖呢？要搞也得搞个黄花姑娘。他从没想过要跟一个寡妇好，打死他爹妈他们也不会同意他娶一个克夫的女人。金枝嫁到棉花庄一年半，男人得了血吸虫病死了。明明是他爱吃螺蛳，从小鬼汊的芦苇荡里摸了一篮又一篮螺蛳，不煮，用酒、盐、辣椒和老醋生腌，每天从坛子里捞两勺子，吸溜吸溜地吃，下饭，嘬了一肚子血吸虫死了，但公婆坚持认为是金枝把他们儿子克死了。来生（这个名字取得也诡异，怎么看都不像在叫一个活人）吃了二十多年的生螺蛳都没事，娶了你就死了，不是你克夫是什么！如果天津的男知青娶了金枝，这事就算了了，金枝也满意，都在草窝里被弄过了，嫁个城市里来的知青，做文化人的老婆，不吃亏。

（未完待续）